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二十七卷目錄

文學總論藝文九

答段綬書

同學一首別于固

送胡叔才序

上人書

與趙舜之書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與沈錫駒文

答李惟晉書

贈歐文忠公太師勅命

蘇軾傳論

宋文鑑序

文正公集序

答何叔京

題陳中書李廟聖政序集

題蘇君進後

題項平甫信美樓記

答程伯大論文

文登序

文藝傳序

文藝傳後贊

儒學傳序

元文類序

王理

文學典第一百二十七卷

文學總論藝文九

答段綬書

宋王安石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會稽書屬文未
得其爲人也遷江南始熱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
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試筆行無礙充其居家親友備
異焉怪其無文字規諱見謂有竊果哉足下之言也
竊固不然華文學議論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
明於遠道始不可以刑輔利祿動也父在困匱中左
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鍊髮以下告親之文亦愛之甚
書曰吾示敬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
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雖在京師避兄而今此雖某亦
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
可以善傳也事固有達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
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輩之迷固然耶然輩爲人
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
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蓋果於從事少許可
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實規之矣某聞之竊
懼然雖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悞友來兩選一自載一
納某家某書焉求相切劘以見於得者時見矣實謂
友朋過矣未可以絕固且爲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
爲文字自若見然後已耶則未嘗也凡筆之行如前
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言不得爲賢者
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
守不與愚者合愚者若怨焉賢者之心則無之焉
而不諱君子之遠於愚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
謫其困於下者其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同學一首別于固

者遇冠者皆指日進去若將說已然雖胡氏亦然
齊叔才之父母不然而叔才之幼指重幣迎良先生
教之既仕可以歸賢而進之無所新居數年明試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賢者半歸笑者半其父母愈
罵不悔復而進之叔才諱辛人也併然成父母所
以教己之爲道四方村實學作文思顧其所以
其說不數年遂能然爲材進士復明試於有司不
幸復黜於不已知不才愚而從之游嘗謂子言父母
之恩而歡其邑人不能歸子曰歸也夫祿與位庸
者所得以爲榮者也後賢者道通於中而禮之以藝
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下之親嬌羣庸而置子於
罕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謂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
之所以愛親而釋慈者亦多矣昔之賢者猶笑者固
庸者爾豈子所安哉姑持子言以歸爲父母壽其
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怡裝而歸子即壽其
所以爲父母壽者遂之云

上人書

前人

書謂文者應教治政云爾其意諸家而傳之人入體
爵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
不可以已也非舉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
絕子作聖人於百千年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
愈子厚韓氏也然其文章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
者子厚韓氏也然其文章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
二子者徒謂人以其辭耳用文之本意不知其已
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之安則賡之深賡之深則取諸左右達其原乎子之

云爾非僅施於文而已爲亦託託以爲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爲器
之有刻鏤者也設使巧目筆不必適用誠使適用
亦不必巧且華聖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爲末爲
容而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而不爲之容其亦若見
乎古也然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
數挑此說以自治始覺其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
者則有得矣其爲是邪非邪未能自定也然幸正人也
不阿其所好者書雖文字十餘數左右顧盼之教使之
是非有定焉

與聖澤之書

前人

治政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授之天下
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待之作而爲治教政
令也則有其本末先後權衡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
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後顧者不然一逆焉一否焉
非流焉則泥非地焉則不著者置其本末求之末當
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詳於極後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僅能不時耶故書之策而重引而
被之天下之民反不若焉無矣一帝二王引而被之
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
聖人也易也則皆然某生十一年而學十四年矣
聖人之所謂文者私私有私焉書之策則未也問或排
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竟於友朋爾道
陷非取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動焉
雖曰知明致自益和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十篇因
叙所聞而志獻左右惟謹覽賜焉

詔進所書文字謝表

前人

雲漢之光緒加賁得官制之職仰謀論求中臣聞
百王之通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缺所
稱猶足以觀民唯其詞之而端深故或贊美而不察
紹明積美尤屬昌時依依歷於乾行建業成書必
藉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
安得辭儒儒休休逸臣初非秀穎兼謂近愚徒以編
餘粗知強學服膺前載但傳精翰之餘道有大方豈
逮聖家之好道叨府雙徒雖稱聞未惟少作可棄之
浮辭豈能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聖帝陛下矜其困
進之寬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論粗得成就然後上
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
無任

與洪甥朝父

黃庭堅

所寄詩權一篇詞筆縱橫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
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若項祭文語意甚佳但用
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嚴難老杜作詩思之作文無
一字無未慮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古之能爲文章者與能治治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
入於翰墨如雲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備古
本事既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樂思之至於
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峻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
滄江八月之濤海運若舟之頤又不可守繩墨今儉
陋也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歸讀書時送前人還忽辱厚惠及所作病
暑賦及雜詩誦誦感嘆既有以起其竭蹶之思而又

喜世之學者求其精粹求古人文章之遺作其筆往往已有所到也求才不才時慕爲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體之嗜好則可以爲文則世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食語話去屑屑而怒持大軸細書題官姓名如車馬之足尊貴此何爲者豈索以來求以文爲務爲藝教者請教者予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擲恒然不以自享而既得勤厚固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指去文字常體力爲理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足數千歲前科十島勝所記悅之歌續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謂所謂能文者世謂其能奇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焉獨傳故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於諸千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爲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備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機華不待累牒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刻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飽何况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知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淮河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出不止衝砥柱經呂梁放江河而納之海其行爲海流激之爲風濤激之爲風颶旋之爲雷蛟旋而龍騰噴噴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困其所遇而變生焉漢東決

而西竭下既而上虞日夜渡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蛙之跳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濤噴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誇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大書以奇與簡爲善故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其於世也皆以奇而好義傲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其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詞話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直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意反覆咀嚼亦無有此疑文之類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勝勝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爲怪而不省也

而西竭下既而上虞日夜渡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蛙之跳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濤噴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誇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大書以奇與簡爲善故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其於世也皆以奇而好義傲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其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詞話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直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意反覆咀嚼亦無有此疑文之類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勝勝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爲怪而不省也

贈蘇文忠公太師制命

宋高宗

朕承乾宇忠公太師制命於六籍之中將典起於斯文矣顧懷於故老雖條刑之莫觀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示用傳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增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諱文忠蘇軾其氣以剛大奪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濱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始王振而金鑒知言自見於五刑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希聖成書簡待起之招至聖賢納更乃陳於治之策歎異人之出而辭諱口之中傷放浪稱海而不知在朝廷糾紛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改者雖於公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學有若星斗同時君子復還而欲爲人傳元祐之學有若星斗同時君子之追隨不欲以爲世修九章之可作歷千載以聞風惟而失之蓋服衣衣衣之可作歷千載以聞風惟而失之蓋服衣衣衣之可作歷千載以聞

故紹興三十二年二月 日
蘇軾贊并序 孝宗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之道也以其是成義剛而無侮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彫

出其石負其氣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縱橫海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花實品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萬之於文短韻自代自一兼海流光芒至是大成矣朕萬幾餘暇抽梓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獻所著讀之終日憂喜忘倦常置左右以爲於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然乃作贊曰雖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翰句文之藻賦手扶雲輿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符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肅論不顧身害深遠大節見於立朝放浪縱橫海濱於隱惟歲晚歸來其文益傳波瀾老成無所附麗形骸漸疑健海有餘裕語誠真自我師傳賈馬季奇韓絳雄健前朝典範未足多羨敬思高風俱不同時將卷三歌播以聲詩紀道九年閏正月臺德殿書以贊蘇軾 宋史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局中者軾歷聲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同其師

儒性而諱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頗頡當世賢哲之意篇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也仁宗初議賦職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大愛其文宮中讀之勝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賦而賦卒不得大用一賦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賦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賦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賦自相故雖不獲柄用亦當免職雖然假令賦是以面易其所爲尚得爲賦哉

宋文鑑序

周必大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有所著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有一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正列其義被飾而彰大之教於詩諒於詩略可考已後世家異人殊俗則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隨道遠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素之易窮也傳之豈母於終日馳驅無以迄遠博土爲僕丹黃其外而中美取焉此豈獨學者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爾辭不否則則不泰道不則則不顯文容藝殖生知文武取五代咸峙乎天下而混一之榮雖飄浮流沒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則聖祖承治

出於一援者也知曹期孔游說者蓋極揚墨是以一百年間秦漢運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樂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咏性情自名家奎達建隆雍熙之間其文聲最盛也際其文傳文聖明道之辭古墨厚元祐之辭建隆制至東運流聞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乎此非律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其不盛哉豈幸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常亮萬幾餘餘猶欲冥冥於衆作謂藉繁夥駢羅於獨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訪三體四聲之所載其精神政教之所歸斷自中興以前兼宋來上占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誦諷典與詩則欲還淳而有體要兼者取其詞直而忠愛者成爲錄錄取其特悠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啓雜著大半辭類者爲先事勝辭則大之文皆備者爲先賢辭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未暇略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各本心承諸於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昨罪謫蠻才識庸下因竊以推原作者闡發旨抑著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核其百者也早經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遏不作者爲言益備於士而氣德之也居承其理理實不觀况夫三才既於上而澤流於下清濁多士有不觀賦而化者乎是則明宗宗之陛下紀孝孝文王七善乎中宋王王之福得人才豈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竊不自量當此率以頌作咸之流云

臣謹序

伏業委懷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擬辭今又得脫允切快其喜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他文則或可以率意言言無間端點今欲紛揚光昭志昭示後來茲事體重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議亦不爲賢者失人之罪辜甚幸其然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然施之官俗亦近而易知不爲無助幸以投部里使張之通塗專泮也呂公之說龜山書論之亦以爲不遇論以利害其論允粹而切向蒙元履合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則紙錄呈若鄰里間有可說論者今刻則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則則得老兄教語跋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精明應幾句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

文章正宗序

吳德秀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林慎思或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葉昭明文選姚鼐文粹而已雖今賦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上之於學所以範理而我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近其主其體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門辭類曰議論曰敘事曰賦詠今凡二十餘卷云

各何叔章

朱子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應上下親疏進退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誥曰誥內史凡命誥詔及孤卿大夫則

[illegible]

按諸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咈咈於君臣聚散之間作者各見於胸臆以切要之際而凡集筆而書結思而作語者大抵以一爲主而五氣屬而書之。禹學陶金履仲是之語卽太甲有一德說命篇常終日恭養名器無違上直則正若君哉一獨取所當法外傳別載諫誨神農說辭先導以我讀臣取上書說封事之厲以爲諷諭者皆他所撰述或發明義理或專治道或兼文藝爲世勸來者亦綴其往來經不關大體而英華實爲世勸來者亦綴其往來學者之議論以聖哲標準的則反正是乎評說道之

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校勘之起於古史其體有也。後世一代之紀終者
紀之其始則與春秋之經是有也。紀終者之有
書一事之始終者萬國武成金縢命是也。後世志
記之屬紀又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未之
有而助初史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紀之本於
書之諸儒自漢史之紀傳舊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
書之九列書者與後世記事碑誌無異。蓋君子以
爲作文文字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
義而參之以國朝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按古者詩曰夙夜匪懈又詩之猗猗而藉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爲楚辭則又時之變而賦之體也文公言魯詩三百篇凡有一變蓋自魯傳所記康公以來、及漢景自爲一等曰魯詩、而趙詩以以下及唐則別、魯詩自沈宋以後定章章有注、及今日法魯爲然、魯詩以節其詩者記於篇下、而法魯未變主梓出而後詩亡其法始皆大變失故書錄抄取無幾諸書所載誦詩下及文選詩以無乎、躬耕景阮兩篇別一作自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最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初翼與衡其不合者則裁後以爲詩、原本詩則又於第一等之中擇其近之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初翼與衡其不合者則裁云之、不使梓梓於大要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其爲詩、期於高遠而自高遠今作此夏夏、歌歌、三百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安今作爲序而取凡九卷別之此編諸詩歸工亦不得與古、黃錫鑰韻略韻集歌聲操皆詩之屬、亦採之、

以兩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註沈氏謂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篇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以爲之乎
曰三百篇之詩三百義理者豈無義理而諷之之問愈覺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奇典高遠遂使人忘範範上條條然自然自得之趣而若親覩於大義亦時有發露於無意者性情心術之助反過於他文者是斯也導言以爲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題張溪雲谷雜紀後

葉適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鑄冶欲與騁丞相
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才也余素以寡陋自
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
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各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葉

前人

及漢子之論言公義以一事物之價值而論其短長
有記云時李瞻林蠟已具章光宗史而自命公益公之
文得用於大典則如此可謂權者之盛矣余觀公一
生苦心窮力殫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獨振國經
扶補民病者甚衆願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策庶幾
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買賈
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蔡君進書後

前人

於本源夫巨濠汎汎流瀉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論項平甫信美樓記

陶大經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仲宣之言曰信美非吾土分會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謂曰此思歸之曲也嘗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書公孫也少休王室世受國恩雖避身而見而繫志西園復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潯陽涇渭之遠清也覽臨江陶牧之勝不若潯陽吳華之爲平也莫適路之一開楚日月之遙適故然以是爲平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然而其篇不當與張翰思吳之飲班超玉門之書同援浪泊西里之念雖然萬一濠州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真一表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志於漢而渴明之志於晉雖昭諫之志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權乃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賢孫子大參孫魏地實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答程伯大論文

元末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汲汲以死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策之言以至其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盡滅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自命自命矣比聲焉書大抵未能遠夫雄雅健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模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第銘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消易而異

之說也至其發言遺詞又必以馴駁爲工蓋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雖曰目小矣命何能與古人齊聖道傷故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聲勢鬱鬱鏗鏘峭厲不可與爭鋒然亦有過之土益有識焉者其以爲立論之極而不能盡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工辭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師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位行陣之法則通鑑乎其弗可以亂傷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下都管轄料人之作室也其機穰穰納之任雖不能以大知運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洋屠老千之學司之書庶幾之室其制度固經範而不相侔也此說也而與序無異則庶民之家將同於浮屠老千之制亦可乎錯節而合於刀且猶不可斷車而自於舟亦可乎錯于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乃悉古書可字而野集麟犬焉不幾於天吳者黑顛倒短竭也邪蘇子謂錦繡錯服之文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繡而錯之以爲服則繡錯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爲羣鳥奔其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豪人焉觀其鄭之富也日夜投矚而割之幸而得其寶貨財賄以爲得計矣日敬者僕之則爾然然也今爲文者至竟不惜且役矚矚而割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運思出江河而自昇昇之力哉且古之爲文非有己文也若鳳之於水焉相運而生生也故鼓之而爲清合之而爲濁濁之而爲澁澁之而爲練澁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一者道相運而生文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纖者丹者丹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鏤以文質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正桑間濮上淫哇煩濁而人心風俗薄而忘返使先生而無開制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嫱西施之美實則不能不惜夫陳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養土之壤可得而朽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彼珠璣璣不足以致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賢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賢也先生始未親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精元耶太元擬易而作然易由於造化之自然而元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率合艱難之愚先儒固已識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元元恐其不堪爲復亂用矣先生又謂昔常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者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教之曰其觀吾古文也還以一言應之曰知君子之是非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反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獨知其不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幸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幸以忠始欲其雄也而幸以質其風格言論莫不傲於古矣則亦雖乎拙而告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就先生於途遂則

練澁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一者道相運而生文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纖者丹者丹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鏤以文質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正桑間濮上淫哇煩濁而人心風俗薄而忘返使先生而無開制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嫱西施之美實則不能不惜夫陳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養土之壤可得而朽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彼珠璣璣不足以致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賢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賢也先生始未親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精元耶太元擬易而作然易由於造化之自然而元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率合艱難之愚先儒固已識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元元恐其不堪爲復亂用矣先生又謂昔常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者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教之曰其觀吾古文也還以一言應之曰知君子之是非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反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獨知其不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幸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幸以忠始欲其雄也而幸以質其風格言論莫不傲於古矣則亦雖乎拙而告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就先生於途遂則

願悉吐其中之蘊取筆五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

文序序

陳肇曾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於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下者亦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國圖以上筆札所著經典歌詩諸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衆之所能及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咸會劇園道德之說於長樂故君善先生痛悔靡蕪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余嘗責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爲不直則道不見重其弊使人人之惑於是者慨然知所歸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暢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筆焉夫筆所以得魚也得魚則釜忘矣夫將以見道也惜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其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意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人之所以於文者求之此則爲不可勝食何以筆爲

文藝序序

金史

金初無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精教太祖既而選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已矣文士未繼搜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欲誦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崇宗之世儒風不覺序序日

盛士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興輿鄰國書命制卷有司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于人之家因言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序

文藝序後贊

同前

贊曰歸助吳漢楚材而皆用之亦是爲一代之文矣蔡瑋馬定國之詩陳師揚梅伯仁之賦賈子韓蘇九疇之英儒士齊宋九章之通仕三李卓華純甫胡道汾任氣獻能九以純孝見稱上庭筠懷懷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士說劉從益士吉慶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屈重道金人言利興黨欲投田致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事繼母有主行其元家無餘實有足取云

儒學序序

元史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十分而爲二以經藝雜門者爲儒林以文辭名業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天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者當世者彰彰焉矣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取其尤卓然成者可自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元文藝序

王理

元文藝事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

備其辭焉古者自製書簡牘下及星曆卜祝之事屬於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於鄉閭鄉者時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讀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於太史後之學者攷六藝之辭發而爲文章是故文章稱西漢記事宋左氏司馬子長與世俱變其間必有名者大同風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徐風義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樂業成迄於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者矣網羅放失采拾各家最以載事爲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讓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勸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數難以知性情辭賦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萃粹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命補訓誥事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則之詔問制命第三入臣告敕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壽奏議表疏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爲勸戒後漢後魏郊壇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於天下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後漢實錄諸華合斯二者不誼不俚記序第七表謝之辭油然慷慨微其變不可者鮮矣書序第八物類圖成感則思則觀變則不動者鮮矣書序第九物類圖成感則思則觀變則不動者鮮矣書序第十朝廷以造聖士先生以導學者微諸古範問第十一爾雅其言愷然既降其辭其言古詩諸篇文第十二爾雅其言愷然既降其辭其言古詩諸篇文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獨述之始終之行

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遺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刪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湮沒是可歎也伯修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爲之蘇君天爵伯修其字也世爲真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咸如先生尤邃歷學者大明歷算法篇以稱其擇失焉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修而益啓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無所不讀討求國朝故實及近代遺事最詳定著各臣事略若干卷遵金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書非有補益於世道者不爲也自翰林修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二十八卷目錄

文學總部藝文十

文說

染說

名山藏文苑記序

劉大猷何先生明說

閻賓初錄序

唐荆川文集序

文編序

答李龍山自京邸中

又

與洪方洲書

又

與王憲毅參政

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

文體明辨序

原又說

題歸太僕文集

明宋濂

蘇伯衡

何喬遠

蔡汝楠

袁表

王樞中

唐順之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文學典第一百二十八卷
文學總部藝文十

明宋濂

文說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教化民之謂文斯

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

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一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

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

與木然源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

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於其本深

源其延且蕃也與聖賢未嘗學為文也沛然而發

之卒然而著之而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

為本昌為源博也使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

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為故彼之以句讀應為工訓

詁聚深為奇竊其力而為之至於死而復已者徒其

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

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選

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

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實之於心而

欲其明發之於氣而致其平性之為道而驗其優蓄

之為德而保其成德成其成於其身儼乎其有成

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總乎

其言溫恭而不卑敬厲而不亢大綱而織目申律而

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

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

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

後世也今之為文者則不然偶焉以馳其身昧焉以

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遷實知也其言行禁如

也家焉而治理焉焉而政教派而欲成乎虛辭以

自矜乎言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辭

而發乎發乎心也心也身在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

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聲擊而而求其合

宮商角折筆而贊同乎有虞氏之聖詔也決不可致

矣烏為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者彼而

我之文者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

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濡乎仁

義道德仁義涵濡而氣固以充氣充矣其文之不目不

可過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者不

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惑也聖賢之為學自心而

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夫未嘗欲先乎文今之

人未取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為事乎今平今

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然不及者豈無其故乎不汲

其源而得其源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得不於極且涸

不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

可見矣聖賢之為人其道德仁義之說乎聖賢求而

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能謙謙心而謙謙身

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一國四方漸漬生民實

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後易行提義而尊尊尊之於

明著之於無窮亦應茂明達而易行提義而尊尊尊

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聖人於斯世也吾何為而不

思大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補草其少讀春秋而好

為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言之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中

象東象南象西象北象中象四方象四方象四方象

象東象南象西象北象中象東象南象西象北象中

象東象南象西象北象中象東象南象西象北象中

取象於衆十取耳耳狀取資之理擲之灰以爲材法
之麗。衆髮短沃之澤以爲飾。一入而二八五入七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黃紫染工染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不同其深明淺暗而美者必其深明暗結澤美是則制同其法色各異同其色之遠深明暗結澤美是則

有妙藥染。妙得之心前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不勝用矣安得不使人操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樂與不善工之所樂其間固有閒矣雖然染工者所染有布帛天地四方草木奎龍其色則又有閒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奎龍其色則又有所生也天之王也布帛之色假乎物氣染天之所爲也非天之至者也學士大夫之文於衣亦然之以絢繡綴以情思經之以義論綴之以氣勢經之以針黹綴以情思經之以義論綴之以氣勢拙見焉巧者有見於染而能使染於口與手擅善工之上於染也拙者雖有見而謂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下於染也不一技矣更有有妙藥而泥於染工乎不得其妙末有能入其室者也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故三代以來初況臣韓碑奔秦則斯漢則司馬遷賈誼仲舒班固劉向揚雄皆知韓愈柳宗元李翱宋歐陽修王安石石曼卿曾公亮程顥蘇軾沈下默數百年後王右軍魯蜜及吾祖毛泉亦繼續演下觀曰僞作罔不安十人兩輩足爲難敵故其人難得蛟蜃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謙乎妙矣其視六齋設

名山藏文苑記序

何喬遠

[illegible]

中華書局影印

[illegible]

創大復何先生祠記

救補

先生改謚爲隱人也。信陽故有剽而黠久矣。未嗣始自許公河上王^一字崇仁^二諡文恭^三王^四宗亮也。則以石而許公書畫而已。刻文雖重雷云^五不滅已矣。則立固而嗣守者謂不^六與許公並稱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已。事遽幾生年而余無治志。大業嘗詢得其事懷恨愈甚。斯之矣。是時先王孫洛士省試第一^七復具登恩詔^八身爲他行。遂南守節上計未報。越歲竟重官徐子^九兄名孝友^十後年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新昭代功。德遠況明公表裏美善而有己不以時舉。

聖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已出即入恐
不享不如斯祠便說與予意合遂先其請已復請
予記予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獨下地城中不待竟
得平與侯溪陳氏書院石隙地在天中山南離山西
抱汝河東繞而城垣當面若屏衛萬蓋天地之中極
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周繞率
如儀程始嘉靖四十四年秋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
日落成會予以少司馬命迎而徐子泰走吏謁記
云予在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李獻吉
與先生若泰山北斗云然問之交遊或與否惟今
守同郡徐子以予言爲然則又未嘗不願一至此地
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予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
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予其祠說不在它
所而竟與孔門高弟並峙千古又非數說然予獨怪
鄉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樂天下賢者於是而謂文
章不得與節義並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歎也嗟夫
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備
彌綸三極其次展展星漢潤色混業其次潤時政得
失主文而誦誦者之圖而勸戒昭揭之詩而美刺顯
俾人紀允繩而天常不便是則文章之高教也故其
于制心養子不以演時節李路結繩遐復不以文
學振聾三仁四其教一也豈若拘學規矩尺之義
以爲子也者耶明興六百六十年而文章迄無定體
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覺
始無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
與不始無於於之先基始之功授之義和授時神
萬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凜凜較著者哉

一八四一

方先生守中書時節愷愷也而公家之事如無不言
亡黨抗疏慨然如唐諸極言番僧義子錢家數事被
歸賈朝士等包即如總理吏部權則我書數吏部
部會有兵事而致政乞休則又移書議執政李獻吉
與御史某于奏也則又移書太宰重獻吉矣其感
憤時事而扶義救世者所蓄也夫其平居歎歎此
此而思事不能任卿如許公爲何何俗士之見晚
也頃予會大梁諸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幼時謙抑
遜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事當否則踴躍憤發有
萬人倡之氣田少遊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
緩急則無不各解其囊意遠弗公者雖賤賤人絕不
與見至道藝士則皆謙老翁斯語下之不倦也夫
以彼其才而好修也若此固歸於神僕也獨奈何今
文藝少之越予又嘗讀先生新論一篇上下古今
天人之際若備矣似今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
乃奮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接死有足傳心流涕者然
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中行在鄉曲固無世不朽矣
而又何恨哉予悲世世不察其意而徒以詞華同類
而共譽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評其行誼大者俾後
世得觀焉焉是年秋中丞安原周公咸代克克成厥
終而妻家風刺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政節先
後協謀皆皆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欽門人稱
大復先生

國朝新編序

袁宏

蓋予生近而國子悲悲感歎而莊嚴嘆人之云亡邦
國珍華皆喪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
壽有時而盡業止乎其終一者必主之常期未若

理學編文學與第一百二十八卷文學總部

第六三三篇 之六

文章之無窮也表三復斯言未嘗不渾渾有明
與文章之美時時往代鴻儒巧匠用消堂品與文者
上規文章下擬秦漢晉宋以還未暇也草創之初
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俗陋陋則未清公從容
金馬衛未嘗能張張憤憤烈烈與調調雅雅雅雅有識
者未嘗不吞聲服膺也烈烈與調調雅雅雅雅有識
奇英妙巧方軌並驅文體始變方連一德中外又安
西李獻吉始錄徐昌穀信何仲軒相與表裏以鳴
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金陵頤頤其間填
聲騰騰應政軒軒又如希哲之左傳伯虎之新後繼
之古漢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漢韻屈之之麗遠元
敬之冲伯伯之浮也欽佩之荷賀叔也之新聲成
號名公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欽道義之文今諸子繼
之思繼繼遺文爰加善待題曰國寶新編彙表校而
序之夫文章興焉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人是以
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
今之作者其無與于斯文者乎表于茲編而有感于
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錄李予而下總十
三八陳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越九人

唐荆川文集序

王懷中

吳之有文學舊矣詩賦爲國斯製之治未變蓋方甚
陋而公孔子已能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
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懷於其所知悅其所欲言
而載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求四方之學者則博
學諸江蹈進而在海隅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
方之精華爲之盡書而孔氏之道若其言之有文以

行於遠至於今為烈蓋其盛如此蓋長江大湖以爲
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
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一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
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
幾知其於今所見而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此
陳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
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則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
愚獨有以得之則知其文之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
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執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
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
志樂事不曾稍撓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
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
取子則果自斷不可以成武利祿諒也尤足以闢
夫險僥倖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謂上下二千餘歲
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之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
國雖萬里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
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
二人者而與之遊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
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金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
此已可傳也無憾矣君如石子介舉君之學得其所
爲詩文集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君之趣尚如此
豈凡人之所及哉嘉靖己酉冬十月望晉江王慎中
道思序

文庫序

唐順之

歐陽子述揚子雲言曰斷木爲杵槁爲耨莫不
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
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

之用所不得已也書非贅則所謂一與一爲二三與
一爲三自然以往可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
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
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
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又士研精於文以覽神
明之奧其境之也有備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
皆有得也而神明不盡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
化也易曰知素天通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
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答皇甫白泉郎中

前人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月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
往泰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於兄而常居
也其亦久矣僕之機軸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
門久已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語及世緣不得已
作一兩篇應酬文字草率隨筆一足觀者其爲詩也
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半似於梁山擊壤爲宗而欲
舉動之而又不能舉動之然者其於文也大率所謂
宋頭巾氣質求一秦半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爲
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
日請教於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
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爲何語矣所以久而不敢滿
教於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敏畏於輪扁之前也
今既與兄開口說談客掃眉一兩篇奉以爲笑耳殊
白石今之名家也說談客掃眉一兩篇奉以爲笑耳殊
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陶元推淡一變而得古作
者之精傑雖非知音亦三變不能自已竊謂此兄當
與吾兄並驅騁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落若以一

生之精力靈之於此即盡得古人之情微而愈不究
乎以珠璣之碎向實爲一書於藝兄不知藝兄曾
與兄挖論及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切
磨者抑亦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於藝文
之間而已也更願聞之來教道未就相學不加益之
說雖兄之謙亦足以知兄之苦心也學之不加益也
正生不能損耳聖賢固所以損之之說也爾沙兄波
劫今人益有戚於行路之難此兄在內在外皆不見
容若此其自爲計獨欠擲去一往耳俟此兄反常時
欲以此相勸不知能自決乎否也

荅茅鹿門初縣

前人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吳會之論
僕猶有疑於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相山而末以精神
相山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劍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
吳會之不如劍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謂子由間畫
秀清淑遠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
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
盡而發之劍閣劍閣之通至於秦天下之形勝亦不
能盡而卒歸之於秦者於秦中劍閣金陵吳會影未盡
眼有道眼詩山川者於秦中劍閣金陵吳會影未盡
探者窮數一一既通而得其達達曲折之詳則猶未
有得於山與水而見於法眼取眼者乎願兄且試從
金陵吳會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無限好處
耳雖然僕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又

前人

熟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
郭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

待陳咳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大槓影。灰心之吾乎？吾豈敢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真如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儘量布置，而正轉指目，自有專門。臨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先灌心源，獨立物業，具今古雙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雖然，所謂具千古雙眼人也。即使未盡幾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捷而信，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瀆，然無煙火酸腐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灑灑布置，則盡是突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套子。舌頭詞案，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解，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見為下格此文。章本也。也。即如以詩為喻，喻彭澤未嘗峻壁律難句，文也。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則其本也。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雖句文用心，甚苦而立說嚴，嚴者無如沈約。若一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纏綿醞釀，灑灑流連，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卑也。本也。卑又不能工也。而見非其本也者，裁且夫南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灑灑轉折之精之不盡如高泰漢以前儒者，其有儒者本也。至如老莊，本也。經儒家有縱橫本也。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也。雖其為術也，較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氏必

不肯勸儒家之說，縱必不肯信墨家之說。各目其本也。而鳴之為言，其所指者，本也。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派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道進，進紙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其語義畜聚之素，非復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說畫，雖如實人信實人之表壯麗，而大賢之歸極力，索做，則愈盡，那是以精光掩焉。而其言遂不久，還歸於則。秦漢而上，其老老名名法，雖家之說，而猶恨今。清工之書，其也。其老老名名法，雖家之說，而猶治道之說，而不傳。歐陽文忠公曰：唐四庫書，目目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極形而及心焉。久矣。而又致與知文字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貽，則到十年某日，乃乘夜逃，此不已。意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俱請託在館，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瘳，一切塗抹，果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手，願却却瑣瑣，凡幾件，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將日漸而盡，六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偶得觀之，老輩所能識其用意處者，耶？附一笑。

與洪方蘭書

前人

今弟過此，不能相留。有負兄罪，非書中所言。舉業三十餘字，法固平生，無此法，豈盡傳者誤也。讀兄所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二十八卷文學總部

寄如祭幾侍郎等諸文及諸詩皆，雖深有味，終於舊作，足做多虧之効。至遠處，幾字雖係理路，終似猜疑，與自得處，頗無交涉。蓋文章精不自習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是處只是別人的差處，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自習中流出，則雖經在我，金盡，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顯見且詳，理要文字，權且放下，以待充養，神明將來，閱見一切掃抹，吾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見露出，則橫說豎說，無依傍，亦更無走作，也。何如？如何？曾作一書與鹿門論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見曾見之否？鄙人無意於文數年矣。既非才，所素長又非性所素好，幾吾凡謬害以為可，然模自，知其不可也。向來諸人評說，不終所事，如借債不還，錢無所逃之然。每一書來，如氣鼓驢，石田轉覺苦。遂復爾，爾去，念僅限久，滿文無利。思何時了，是以是，厭然，後作數篇，雖稍有可意處，只是庸淺，以非精神所注也。然不敢不以呈於吾兄。鹿門也，然僕以非素所長之才，而又當夜氣之情，兩君以才所素長，又當朝氣之銳，初見吾文，當相與一嘆。而後信吾自知之，不妄也。此後尚有文債二十餘篇，若便了此，則四十餘年業障一時頓銷。吾神即不受隔宿之約，約矣。此後更不受文字之約矣。終不自贊又不讀書為文，又不教書，又以病不能行，處即應人，事自奉待，老親及與家，處子弟，說閑話之外，情然更無一事，如不喚作一閑人，便當作一病癡廢物矣。可為快然。倘天與年，得至五六十外，此病癡廢物根柢有二：一見處或富，或出數百字，以記余之拙者。

自量一無所見則不敢更煩毛穎公也文章之柄寬在兄輩動之勤之承抄遺書倘得一二語開明此心即兄之教但其中多浪漫語緊要語甚少此後不必重煩史人可且較之至如丘長春諸錄馬丹陽諸錄人云別有刻本或于藏經中檢出則願兄爲留意也

前人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實貌如話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這取俱不容掩所謂本苞此爲上乘文字揚子雲與韓愈怪欲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制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書登欄柳塗塗不知何謂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登下矣試贊之兄其有會焉否

與王遼巖書

前人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丁心事三年之間定當發興耳近來有一解見以爲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難兄亦且大笑此非迂頭中論道之說蓋以爲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有如康節者如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厚義夫更別傳後來操觚者一妙筆能繁此猶是一影予之見康節以燈籠入平淡亦可謂絕不驚人死不休者矣何待筆予而後爲子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樂山陽節一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兄知以此言爲迂則吾近來事奉經迂大率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之文誠誠然仙道仙人筆墨久廢然於兄終當果

此約勿以久近拘之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

茅坤

孔子之繫易也其言達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門之士頗謂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考俟也或云身遊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獲義習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金天之指商人於其間以獨秉之氣而又爲之專一以致其至爲倫之於音聲律之於占筮出華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僕之於九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獲得其粹斯固以而游覽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禮賈誼董仲舒計馬遷劉向班固班固章句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雖漸流矣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華氣日以弱後賢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求於穿札子昌黎韓愈愈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雖敘記碑銘頌贊諸什故多所闕門戶然大較蓋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至貞元以後唐且中歷沿及五代宋元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自元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獲觀中偶得藏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轉文人學士彬彬附靡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往其間

材旨小大音聲義氣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謂

六藝之遺則其爲家習而戶曉之者也由今觀之譬

則世之走鑿鑿鑿鑿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一百里三

百里而輟者有之矣矣謂達之簡而簡之專則非也世

之提掇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而唐以厚且薄

不足爲嚆嚆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

間工不則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秉與其一之致否

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美元酒之尚茅茨土墓之陳

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臺權樞之設皆駢枝也已

孔子之所謂其目遠即不說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

燦然若衆錄者之曲而布也斯固慮慮以來人文不

易之統也而世之云云哉我明弘治正德間李齊

陽崛起北地豪俊振振已振詩聲復揚文軌而曰吾

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

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豈不湛淫

而互相翻製已乎予於是手振輶公愈柳公深元

歐陽公修蘇公洵韓公愈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

爲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

各有引條疏知左摩辛之八君子者不敢違讀盡得

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

之深意之大義所獨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盤已謹

書之以賀世之知我者

文體明辨序

徐師曾

文章之有體裁聲氣宮室之有制度器用之有法式也爲室必欲爲室必欲爲室必欲四方而高爲樓必欲而修曲爲宮必欲爲宮必欲爲宮必欲四方而內爲爲必外圍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

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讀者鮮矣況文章平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一篇其經緯各三書體六存者二厥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後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諸多士多方諸也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調也信屈者記失口之本又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貫貫孔子手筆序辭雖云來雜亦華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庸文之體也其各齊景公問政止於一語答稱其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總思而作者也至如以敘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貌以議論爲敘事者乃敘事之變諸無正變不可也又如如諸詩未幾諸類古以散文深遠厚今以儂語撰雜類諸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體愈衆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皆成重時即如古文及切韻選以爲公辯體私心甚喜然未有遺也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讀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彰其體前著書爲準則曾思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屬取舍失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應應未有當也雖不自量方更編序而以庸劣拙腐瑣瑣然退食之餘志不出憂忘庶其非吾職也且而謝病家居積累成表更以一名聊舉前志謹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於同然明義理性情遠欲應世上發文治中興經傳下結藝林要其大旨固

無厭也初擬上進故注中先備並稱姓名後雖莫遠不及修後者勿以罪乎則幸矣是編所徵雖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工者復有別焉一格如六朝唐初文後唐宋諸公並錄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開釋家之事非徒備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

原文說

文以敘道也而變化生乎心制作符乎事幹運來乎時無古今一也第古人之文重今或失則輕古人之文大今或失則小古人行其所不得已而文今人別其所無不得已而無他道不足也道不足而強附於文雖風靡聲勢波靡屬齊安工之有辭數音樂之有節衡匪直無益抑又害之乃古今人始不相及書藝文於天地矣日星之昭同歷萬古以常新山河之振帶五大地而不改而歷萬古以常新玉所題額於川澤此天地之文即天地之道所落也

李國楨

使藝道以王持其間將布足洗日月爲明望山導河以爲功私南露以見其德詞珠玉以發其彩流天地亦於且藝道不可久緊書書而通書既浮於是舉哲得至文一付之聖人非付之文付之道也昔人論文曰聖人有其位則以化治爲文無其位則以述作爲文故後世之文重書聖哲聖哲之文重夫後放之文布法於衆幾夫子之文本經於萬世雖聖之自成五經後之哀樂八音所使技藝拙者復復於潘

始合官職敘者歸屬於博物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乃易簡之宗指而繁縟淵源之書流而奇靡莫不人華矚焉之儀家縱橫之文終目勢六代以探奇擢粹於崑崙涉九流而發述張之以爲有則龍興虎變宇宙在其毫端賦之以私私則特林林驚驚物性之形內於是高片語於千秋寂寞獨性之真和其衷憤也拾四照於春華適萬寶於秋足其氣浮也權則雖黃之口辭絕不倫雲雨之手翻覆異態浮則野鳥之音目爲風吹土偶之質誤彼龍文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謂何而若是耶聞書藝之聖人之文寂寥布帛也後世則冰玉樞矣聖人之文黃鐘大呂也後世則鐘磬環珞矣追有典聲而心數浮滿者有權俗而時分陸替其輕重大小之故不較然哉雖然文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附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古人非獨具心思則聞耳目者其得得爾故陳諸子稍近於道即可起八代之衰而反亂曲之習苟能操乎道辭文旨遠又當何如安在個人之獨運於古也

錢謙益

題歸太僕文集

歸熙甫先生文集凡由常熟皆有刻本亦皆不能備而送陳自北土序送蓋邦式序則朱人馬子才之作亦誤載焉余與熙甫之孫昌世互相搜訪得其遺文若干篇較數本多十之五而誤者尤爲夥於是熙甫一家之文章輒然矣熙甫生與王弼同時弼州世家應仕王望文然熙甫內望走王弼辭職之時惟應州而熙甫老於場屋一門弟子端非難誦自相伯歎於荒江虛市之間書爲人叙其文曰今

之所謂文者未始爲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詆排前人弁州笑曰妄說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弁州脫年頗自憐其少作或稱熙甫之文嘗讀其畫像曰風行水上飄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于載有公瓊韓歐陽子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又曰熙甫誌墓文絕佳惜銘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聲牙誦曲不識字句者爲古耶不獨其護前仍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議田中所見一差終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趨汝澗墓誌難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士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俗學所源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傳聞熙甫上公車賃驢車以行熙甫傲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從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蕭瑟廟碑以進熙甫陳畢揮之曰文理那得過個枯一紙得曾子固書號鄭公傳後快閣閣讀至五十餘過絕者皆久伸欲臥熙甫沈吟諷誦曾餘味宗伯每歎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今之君子有能好熙甫之文如熙甫之於子固者乎后山一瓣香吾不愛其無所託矣癸未中夏日書